

我情愿跳舞

WO QINGYUAN TIAOWU

可忽然想起那首歌：
当你遇到逆境，你可以坐困愁城，但是我情愿你跳舞。

东野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W O Q I N G Y U A N T I A O W U

我情愿跳舞

陈静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山东方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3-21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情愿跳舞 / (加) 亦舒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ISBN 978-7-5060-6847-5

I. ①我…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6877号

我情愿跳舞

(WO QINGYUAN TIAOWU)

亦 舒 著

责任编辑：辛岐波 朱 敏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6.25

字 数：13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847-5

定 价：2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853

这一天，关锦婵其实不想出来，可是老同学朱穗英实在恳求得厉害，所以约了在角落咖啡室等。

穗英迟到，锦婵却不闷，咖啡店近海，她看着海滩出神。

正如穗英说：“锦婵，二十载同窗，迁就我这一回，救救我。”

讲得这样惶恐，不得不出来。

穗英是直性子，不会作弄人，锦婵信她真确有急事。

来了。

车子停得歪七缠八，她忽忽奔进来。

锦婵站起来招呼：“这里。”

穗英坐下，气略顺，从手袋取出一张照片，递给老同学看。

锦婵心想：莫非穗英的丈夫生前有外遇，唉。

低头一看，发觉照片里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男的正是穗英的儿子日昇，他身边的少女不是华裔：大眼睛，高鼻梁，黑色浓发，身段曼妙，是个美人儿。

“哎呀，”锦婵说，“可是西亚人？”

“好眼光，她是阿拉伯人。”穗英跌脚。





尔.躬

众里寻他系列

“只要不是丈夫有外遇，一切好办事。”

“亏你说得出。别安慰我了，阿裔，信伊斯兰教，怪不可容。”

“穗英，你我受过大学教育，是个文明人，口气不可如此，大家都移了民，早已放弃原先祖籍，成为加拿大公民，不可有歧视眼光，调转来说，唐人何尝不是少数可见族裔。”

穗英叹口气：“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那女孩的大哥结婚，请我去观礼。”

“我也去？”

“我实在没有勇气单枪匹马出席。”

锦婵好奇：“在清真寺举行婚礼？”

“不，在假日酒店。”

“看，大家都已全盘西化，人家且不介意女儿与中国人来往，你还想怎样？”

穗英发呆。

打击太大，她怔怔地落下泪来。

“年轻人约会，实属平常，你镇定些，予他们自由选择，过三两个月，保证换人。”

穗英低下头：“我教儿无方。”

锦婵握住她的手。

“时间到了没有？”

穗英点点头。

她们驾车往假日酒店。

还没走进大堂，穗英自手袋取出两方丝巾，自己先绑在头上，另一张交给锦婵。

立刻有人笑着走近招呼，欢迎她俩走进大堂。

仪式已经开始。

大堂不设座椅，亲友一层层围住花坛，大部分穿传统服饰，年轻人则穿西服，一组乐师奏出传统音乐，唢呐声刺耳响亮，鼓声邦邦，叫锦婵诧异。

更奇怪的事跟着来了。

只见几个穿深色长袍遮住头发的中年妇女忽然掀起嘴唇，用力发出啸声，像野人宣战打仗模样。

锦婵蓦然想起，在国家地理杂志某期内读过，这啸声是表示庆祝。

可是她已经受惊，拉着穗英退到一角。

还没有完呢。

眼前一花，一个金发披肩，只穿胸衣纱裙的赤足舞娘跳了出来，开始扭动玲珑浮凸的身躯。

什么？

肚皮舞？

舞娘一边扭动，一边伸长双臂，引一对新人随着鼓声缓缓走向大堂中央的花坛接受长老祝福。





原来对他们来说，肚皮舞是老幼咸宜的大众娱乐，可登大雅婚礼之堂。

锦婵目定口呆。

她忽然垂头，投降。

她这样说：“穗英，我们走吧，我帮你同日昇谈一谈。”

穗英没声价道谢。

“你这个阿姨自幼帮日昇补习法文，他会听你的话。”

“我当尽绵力，你叫他明早到我家来。”

她俩逃似离开现场，回到车内。

锦婵叹气：“什么种族和谐，你说，可怎样同他们做亲戚呢？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

穗英想一想：“一对新人倒是穿西服，新娘那袭礼服甚有品味。”

“新郎是金发儿。”

“肚皮舞娘也是欧裔。”

“啊天下大同。”

两个中年太太有点歇斯底里般笑起来。

锦婵吁出一口气：“天下大同，说时容易做时难。”

“婚筵吃些什么？”

“带眼珠的羊头汤。”

“不会比鸡脚爪牛内脏更可怕吧？”

她们静默了。

穗英忽然疲倦：“锦婵，我想回家。”

“傻子，这里就是你家，还有什么家？回不去了。”

“不，我想回耶稣的家。”

锦婵吓了一跳，连忙劝说：“这是为着什么呢？日昇又不是说同阿拉伯女结婚，你别急急拉起警报，这样忧虑，对健康不好。”

穗英颓然：“邝佩美许就是这样生的癌。”

锦婵抬起头：“世上的确无人累得过华裔中年妇女。”

“说得好。”

锦婵轻轻说：“你看我就知道了，七岁南下，同时学粤语及英语，考奖学金往英国升学，回来做工贮钱，结婚生子，做两次大手术才生得一女，又再次移民，一生做得贼死，想起都觉吓人。”

穗英内疚：“是我不好引起你嗟叹。”

“别再讲我了，耶稣接你？你倒想，还要服侍孙儿呢。”

她们又笑。

两人像姐妹般紧紧拥抱一下。

第二日一早，锦婵听到车子引擎声，她张望一下，立刻去开门。

“日昇，欢迎欢迎。”

那高大年轻人一脸阳光，眉宇间依稀像当年的穗英。

“锦姨有话同我说？”

“可不是，来，先喝一杯你喜欢的玫瑰普洱茶。”

日昇坐下来。





“锦姨，明年我就大学毕业，不再是小孩子了。”

“在爱你的大人眼中，你永远是蠢钝的小孩，讨厌你的人才会说：‘不用替他担心，他不知多精刮’。”

“锦姨说话一向有哲理。”

“日昇，我不拉扯了，我与你妈都担心你现任女友并非德配。”

日昇睁大眼：“你们见过王迪琪？”

轮到锦婵意外：“不，是那阿拉伯女。”

“耶思敏？”

“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

“你说的是耶思敏，我们只看过三场戏，吃过两餐饭，我们性格不大合拍——”

锦婵站起来，如释重负，她举高双手这样说：“哈利路亚！”

日昇大笑：“你们担心我同耶思敏？”

锦婵看着他。

“我十年内都不会结婚。”

“你妈知道吗？”

“这是我的私事。”

“你妈怀胎十月，生你下来，在她面前，你有什么私隐？”

日昇看着她：“连开通和藹的你都说这种话，锦姨，女人老了真有点可怕。”

“你这小子调侃起阿姨来。”

日昇又笑。

“这个王迪琪，可是华人？”

“迪琪父亲在大学任机械工程科教授，几时我介绍你认识，不过，我仍然不打算结婚。”

锦婵看着年轻人：“那岂非耽搁人家青春？”

日昇这样答：“锦姨，彼此彼此，在此期间，我也陪上宝贵时间。”

“可是男性的青春期往往又长一点，你看，五十多岁老伯伯仍拖着年轻女友。”

“锦姨，那些是社会畸形现象，作不得准，一般男性，倘若无财无势，到了一个时候，晚景甚虞。”

锦婵叹口气：“你长大了，讲话有条理。”

日昇有点惆怅：“可不是，长大了。”

“你比可恩大三岁，当年我到你家，你妈在厨房忙，我把你抱在膝上坐着说故事，记得吗？”

日昇笑答：“记得。”

然后他们一起说：“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回。”

“锦姨，我还有些事，先走一步。”

锦姨送这小子出门。

忽然她想起：“藕色牡丹花开了，待我剪几枝给你带回去给你母亲，她最喜欢这个。”

真没想到与日昇谈话如此完美结束，锦婵满心欢喜，以后还可以易





东野

众里寻他系列

子而教。

她把花放进一只玻璃缸，交给日昇。

日昇脸色犹疑。

“不方便？让我自己送去好了。”

“不，锦姨。”日昇欲言还休。

“你还有话说？”

他忽然问：“可恩好吗？”

“很好，她明年进大学。”

日昇仍然站着不走。

“日昇，是什么事？”

日昇搔搔头：“锦姨，这话不知该不该说。”

“关于什么事？但说不妨。”

“锦姨，有人看见可恩在上学时期与男友厮在咖啡室，又有人见到她在文身店里。”

锦婵笑容僵在脸上，“我不相信”四字即将冲口而出。

可是往年受的教育压抑了她的冲动。

“有这种事？我必好好调查，你放心。”

日昇见阿姨这样镇定，倒也安乐。

换了是他母亲，一定尖叫跺足。

日昇终于开走了小跑车。

锦婵一个人站在花园里发呆。

会不会是日昇故意中伤？她代他母亲教训他，所以他反击。

不不，她自幼看着日昇长大，他不是那样的人。

锦婵回到屋里，想了一想，驾车去学校找女儿。

找到教室，敲门进去，只见黑压压坐满了人，一位女教师转身双目炯炯看住她。

“可以帮你吗？”

锦婵轻轻说：“我找李可恩。”

“可恩今日告假，李太太你不知道吗？”老师狐疑。

锦婵耳畔嗡一声，一颗心像是沉到脚底。

她听见自己这样说：“呵是，我忘记了她去看牙医。”

她道歉，退出教室。

李可恩去了什么地方？

她在一间文身店。

她对一个荆棘图案爱不释手。

店主是一个中年妇女。

她对可恩说：“小姐，你不如先回学校，想清楚了才来。”

可恩抬头：“那么，我先做脐环。”

老板娘笑：“拿学生证来看看，够十八岁没有？否则，你母亲需陪你同来。”

可恩泄气：“你不做？我去别家，别人才不这么罗嗦。”

“回去上课。”





可恩不出声，离开小店，把父亲买给她的跑车开走。

看看时间，已近中午，她驶回学校，忽然后边有警车呜呜追来，打灯号示意她停车。

可恩自觉并无犯规，可是也只得把车停在一边。

她探头出去：“什么事，警官？”

那警察吆喝：“坐好，别动，你驾驶的是一辆报失的车子，你有什么解释？”

可恩呆住。

她伸手去取车辆登记文件，警察又说：“举起双手，取出驾驶执照。”

可恩啼笑皆非：一边举手，一边如何取物？

增援警察来到，探头一看：“小姐，请你下车，不要有大动作。”

可恩合作。

警察看过所有文件，证实无讹。

他对可恩说：“今晨你母亲不知你驾车离家，以为车子遇窃，来，我护送你回家。”

可恩明白过来。

东窗事发，母亲竟浪费警力缉捕她归家。

可恩无比反感。

她默默驾车回家。

母亲开门出来，警察与她对话：“我是布朗督察——”

只见她打躬作揖，道歉道谢，销案，送走了制服人员。

关上门，立刻拉长面孔。

“可恩，出来。”

可恩站在母亲面前。

锦婵看着女儿，双手忽然颤抖，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可恩先发制人：“叫警察抓我？你不可以等我回来？你太戏剧化，专擅小事化大，搞得人家下不了台，自己也下不了台，难怪父亲同你离婚。”

锦婵一听，气得连身子都发抖，她需握着沙发扶手，才不致像一个帕金森病人。

她想赏可恩一记耳光，但是举不起手，她从未打过可恩，也不想在这种时候打人，她只觉心灰意冷，所有失败在该刹那涌上心头。

她呕吐起来。

锦婵自己都吃惊，胃里所有残余食物一涌而出，她呛咳着蹲下。

可恩看到害怕，取来大毛巾捂着母亲的脸。

锦婵见到自己一身秽物，如此狼狈，更加痛恨自身。

她坐下喘气。

她挥挥手，对女儿说：“回学校去。”

“快放学了。”

“去！”

可恩只得出门去。

锦婵见她出门，又后悔起来，千方百计找了她来，又轰她走，为着





什么？

也许，小孩也有难为之处。

她挣扎上床，额角痛得像要开裂，她呛咳着走上楼拨电话给穗英。

“请你来一趟。”

穗英二话不说：“立刻过来。”

锦婵清洁自己，淋浴，服药，捧着一杯黑咖啡，忽然落泪，颓然说：“老了。”

听见门铃，她抹去泪水，开启大门。

穗英进来，放下水果。

“原来日昇与那耶思敏早已分手——”

一眼看到老友浮肿面孔，立即噤声。

锦婵低头：“我做人失败。”

“你怎样劝我？共勉之。”

“劝人容易。”

穗英说：“可不是，赵彤的女儿要嫁黑人，有人居然可以同她说：
‘不要紧，很快离婚。’”

锦婵想笑又笑不出。

“是否李志明又来罗嗦？”

“不，他很好，按月汇赡养费，我们母女找他，最迟半日即复。”

“那一定是你再次恋爱了。”

“我也想。是可恩变坏，我说给你听。”

穗英听得面色煞白。

听罢她大力顿足：“关锦婵女士，你已是死肉，你怎可这样处理母女冲突。”

“依你说怎么办，恳求孩子原谅，流着泪倾诉不该把她带到这万恶的世界来，忏悔自己尽了力，仍然做得不够好不够多，可是这样？”

“你怎么教训我？”

“我只得一张嘴，会说不会做。”

“锦婵，我认真觉得你应向女儿道歉。”

“永不。”

“锦婵，她是你的女儿，记得吗，六磅新生儿，一日喂九次奶。”

锦婵掩起脸嚎啕大哭。

“他们一出生我们已立于必败之地。”

穗英斟给她半杯白兰地。

锦婵一饮而尽。

“我打电话叫她回来。”

锦婵说：“她在上课。”

穗英老实不客气：“你倒想。”

她拨可恩的手提电话，说了半晌，这样说：“她就回来了，别再与她吵，慢慢理论，好不好？”

锦婵点点头。

穗英说：“我得回去工作，有事随时叫我。”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锦婵握住她手，心酸地说：“我只有你了。”

穗英叹口气：“彼此彼此。”

她走了以后，锦婵站门口石阶等女儿回来。

红色小跑车才出现在街角，她便急急奔出去，脚步浮，一跤摔倒，头先下地，作滚地葫芦，她还能爬起，“哎呀”一声，觉得下巴湿滑，伸手一摸，看到一手掌血。

她不觉惊吓，只觉无奈。

这时可恩赶来扶起她。

她对女儿说：“可恩对不起。”

关锦婵失去知觉。

醒来已在医院里，可恩一身干涸的铁锈色血渍，焦急地凝视母亲。

医生说：“醒了，李太太，你会完全复原，以后小心下楼梯。”

可恩松口气，伏在母亲身上。

锦婵问：“什么事？”

这三字出口，她才吃惊，原来她已不能移动发出正确发音。

“你的下巴脱臼，已用鱼丝固定位置，唇嘴爆裂缝线，一星期后来拆线。”

“不能讲话？”锦婵含糊地问。

这医生很爱开玩笑：“是，暂时不能发威了。”

可恩忍不住嗤一声笑出来。

“李太太，你可以出院了，这几日吃流食。”